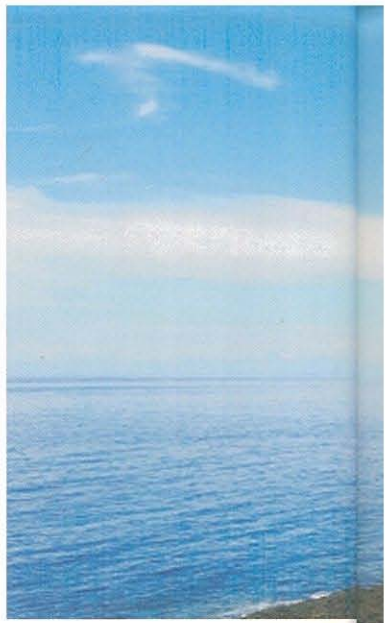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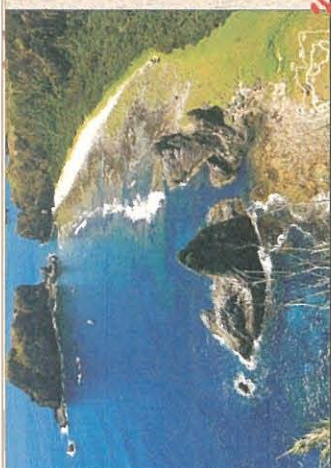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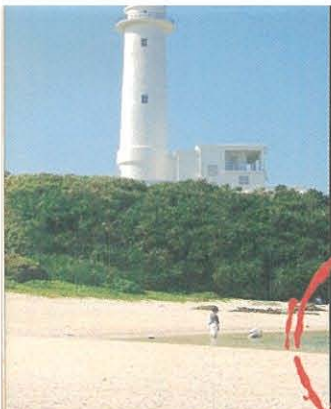


# 旅行人

沿著指南的方向，放逐……

盡頭的那端，出口的方向？





# 火燒島的

Pictures by Ayao  
Copyright © Since 2004

不敢相信，現在的我坐在，爬行於南迴鐵路的火車上。窗邊的巴士海峽和沿海公路，緊隨著火車不放。放眼望去，沉甸甸的白雲，堆疊在寶藍色天空邊緣，閃亮亮的陽光，不停地在海平面上舞動，隨著一波波的南風、海浪，送到我的眼前。微風裡，她倚著窗邊小憩，任由髮絲隨風擺盪，靜靜地享受難得的安靜，這趟綠島之行，讓我印象深刻，沉浸在白日夢般的氛圍，在回家路途上，各自想著青春的無奈和狂妄。

前一天早上，偌大的講堂裡，停滯著化不開的沉悶，醫學院裡瑣碎的知識，像散落一地的拼圖，讓人都提不起精神把它拼湊起來，寧願放任不管。坐在我前排的Vicky，今天也是不怎麼領情台上老師的「諄諄教誨」，不過，她的眼神和平常不一樣，飄浮著一點煩惱，我看得格外清楚，忽然，她轉頭問我一句，打斷我對她的猜想「要不要去綠島？現在！陪我去，好嗎？」頓時，我被她的問題弄的不知所措。

「拜託！現在是上課耶，你現在人在台中，想去玩想瘋了喔？」我嘗試制止她愚蠢的想法。

「不管啦！你還不是在發呆，我想去綠島走走，有件事我想



# 的灰燼

◎文—何緯哲

喔喔~~綠島 我愛你!!

綠島 ▶ 出發

親自弄清楚，就陪我去啦！」她從書包裡拿出兩張火車票。

「你看！票都已經買好了，我們先去台東吧！」。

我笑了一下：「有沒有搞錯，連教室都會跑錯的你，居然連票都已經先買好了，真是稀奇耶！」。

「走啦！」

這時候我已經被她拉出教室門口了。草草地整理行囊，直奔火車站，搭上通往台東的班次。

下了火車之後，她攔下一台計程車，嚷著要馬上趕到碼頭，接著又匆忙地搭上末班通往綠島的船，乘著南太平洋的海浪，往東南方航行。遠望綠島，一片屏風似的山壁，環抱著綠島的南寮碼頭。我們像在傍晚

時分歸巢的疲倦鳥兒，慢慢投入綠島張開的臂彎。岸上一排排出租用的機車，我想這將是我們接下來幾天的代步工具，我們會騎著機車去山的另外一頭探險，找到她要的答案。

到了綠島之後，星點已經垂掛在燃燒殆盡的夕陽之上，夜空開出了一彎新月的眼，監視夜晚的來臨。我和Vicky騎著租來的機車，漫遊在被暗夜吞噬的島上，昏暗的路燈加上機車微弱的大燈，耳邊迴繞著海浪聲還有機車運轉的聲音。早上，我們倆還在台灣，晚上，就已經在綠島「流浪」。嗅著海洋粗獷的味道，我們選定一間溫馨的民宿，放下行李，稍作梳洗，我們決定繼續摸索神秘的綠島。漫步在海邊，月光暈染著海平面，流露浪漫優雅的氣質，讓一路飛奔的我們放慢了腳步。

「你是第一次來綠島嗎？」我問Vicky。

Vicky說：「對阿！這還是我頭一遭來到離島呢！有種被孤立的感覺，不過我想在這裡找尋連結過去的線索。」

「你之前不是沒來過嗎？哪來的過去？」我好奇地問她。

「喔，這件事和我親密的人很有關係，我自己想要來探險一下，明天，我們一起去找答案。」

隔天一早，天色慢慢地被陽光沖淡，在日光還沒完全甦醒之前，我和Vicky騎著昨天租來的機車，沿著島上唯一一條的環島公路，開始我們的綠島之旅。騎車的時候，我們格外小心翼翼，仔細一看，路上竟然有白色的小螃蟹正在「橫行霸道」，一排排地想要跨越馬路！綠島上當然沒有屬於螃蟹的紅綠燈，有些可憐的螃蟹，逃不過車輪的蹂躪，橫屍街頭。所以我如履薄冰地，避開螃蟹的隊伍，希望能跟他們「和平」相處。過了幾個彎之後，到了朝日溫泉，踏著海邊鋪好的步道，前進到天然的溫泉池：一個個不起眼的水窟，當腳一下水，就馬上明白海底溫泉不輸山上的溫泉，尤其是第一次碰到「熱滾滾」的海水，身旁圍繞著櫛比鱗次的火山岩海岸，真是特別的經驗，幸好，清晨涼爽的空氣，適當地平衡體溫。隨著夏日冉冉升起，為了不讓自己汗流浹背，我們起身前往下一個景點。

我們漫行在形狀有點像肩胛骨的綠島上，沿路上可以見到許多奇形怪狀的岩石，爬上蜿蜒的山路，可以清楚看見有一

隻「哈巴狗」，趴在一位躺在岸邊的「睡美人」旁邊，一個看海一個望天，不知道多少年前，他們就開始廝守在這座島的海岸線上。綠島上也有遼闊的草原，一落落牛群藏身在牛頭山翠綠的草，當風一吹，才能看清楚到牠們的身影，聽說，運氣好的話還能看見在草原奔跑的梅花鹿。

當然島上著名的監獄還是有犯人在服刑，只是已聽不見當年悠然的綠島小夜曲，牆上的鐵絲網、聳立的高塔還是繼續捍衛著司法的尊嚴。遠離那沉重的景點，島上有座純白的燈塔吸引我們的眼光。在低矮的平房小路間，我們逼近那座燈塔，白色的外牆搭配上藍天，總是會勾起對愛琴海的想像，那難得的白沙灘，清透的海水，漸層的海藍色，開曠的視野，讓我們流連許久，幻想搭著白色的帆船，乘風隨浪飄揚。

「該是時候了！」，Vicky指著導覽地圖上的人權紀念碑圖示說著。

我們拋棄浪漫的胡思亂想，動身前往目的地。人權紀念碑就矗立在將軍岩旁，沉穩的將軍岩面對著海洋，守護這塊紀念碑。

「真的在上面耶！」，Vicky瞪著眼搗著嘴，凝視著紀念碑上的一個角落，眼光似乎停留在某個名字上。

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我好奇地問Vicky。

她娓娓道出兒時外婆不經意透露的歷史傷痕，那時的Vicky對於外婆偶然講述外公故事，感到一股難言的憂傷，儘管懵懂，



不過Vicky敏銳地感受到歷史的重量，已經壓著她外婆好多年，讓外婆的背都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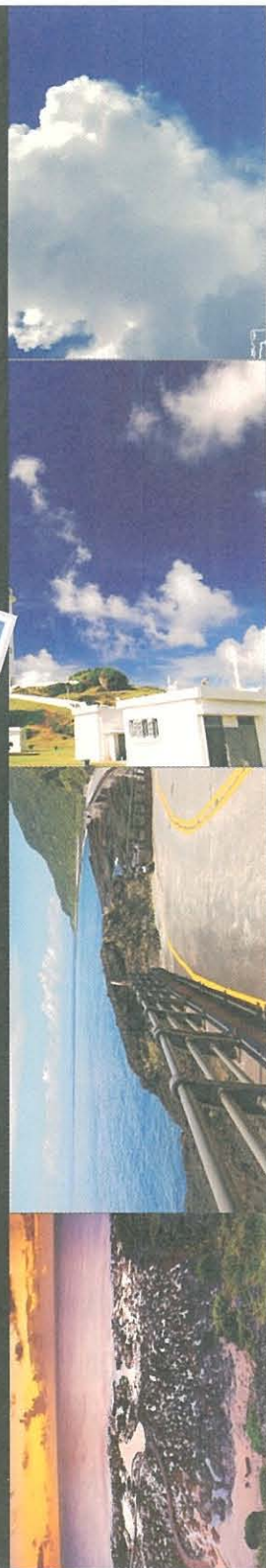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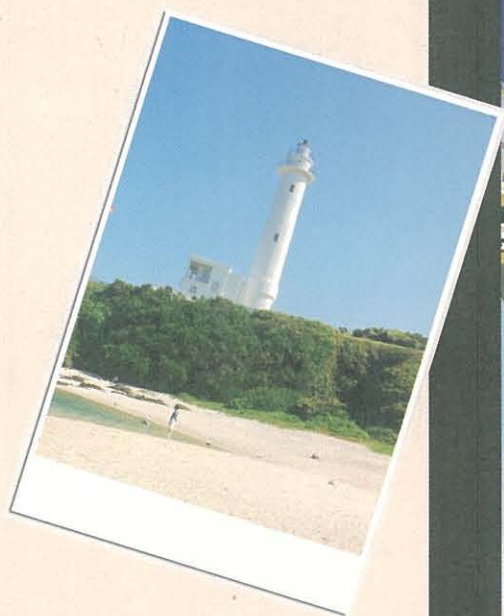
「外公不知道在這裡吞忍多少的委屈。」Vicky轉頭倚身在紀念碑上，仰著臉說：「本地人偶爾會趁政治犯出來勞動的時候，偷偷塞給他們食物，想為他們盡點心意，或許我外公曾經很珍惜地把食物藏在懷裡，隔著茫茫大海，望著家鄉的方向，躊躇許久。」

「原本行醫的外公，在台灣，每天診治許多受病痛煎熬的病人，但是，他也漸漸明白當時社會大眾被壓抑的苦痛，於是乎，轉而向更多受難的人民伸出了援手。當他越是深入民間的時候，他越是能體會人民的聲音被壓抑，他鬆綁被束縛的人民，投身改革成為他實踐理想的道路，只是，往往這些有識之士，最先遭受牢獄之災」

「外公曾對外婆提到，在綠島的日子儘管艱辛，每天遙望著台

灣，讓他更確定他心繫的家鄉的地位，火燒島的歷練，讓他更懂得珍惜。在獄中，他時常思考自己是不是火燒島的灰燼，注定要隨風飄逝，或是默默地回歸大地。」

說完，Vicky低頭讓頭髮垂過她憔悴的側臉龐，在「垂淚碑」註1前，我好像聞到眼淚苦澀的味道。Sense



註1：在1998年6月19日的董事暨建碑委員會聯席會議中，採用柏楊所擬的碑文如下：『在那個時代，有多少母親，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，長夜哭泣。』報紙刊載後，引起某些綠島鄉民的反彈，他們認為垂淚碑大概是蓋個墓碑，供受難者家屬到碑前哭泣祭吊，會破壞當地的景觀。眼看著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即將到來，時間十分急迫，建碑土地未確定，一切都免談。為尊重綠島鄉公館村民意見，認為「垂淚」太過悲情，1998年10月8日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暨建碑委員聯席會議，決議更改碑名，以「人權紀念碑」替代「綠島垂淚碑」。

資料來源：人權基金會網站